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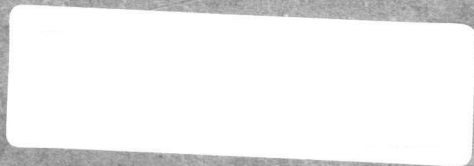
箬 船

故鄉問災記

船 箸

故郷問災記

1925年作



1. 引言.....

2. 出發之前.....

3. 首途記.....

4. 三航記.....

5. 箸船記.....

1, 引 言

把東南的地圖打開，在太湖的西濱，江浙交界的地方，可以看見江蘇的宜興縣與浙江的長興縣一南一北的遙遙正對着。

兩縣都是一面濱着浩瀚的巨湖，一面環着連綿的叢山。天目山脈從吳興北行，成爲交界處的啄木嶺，青石山。……茅山脈從溧陽迤南，成爲交界處的銅官山，懸腳嶺，念三灣……

交界處的叢山——特別是在宜興縣界內的——中的美景，是江南一帶特有的。所以蘇東坡先生便因爲這美麗的羣山而欲買陽羨以終老。

異鄉的東坡先生是怎樣地把宜興的山景

游遍了啊！

我算是生在宜興的人，算是在宜興生息了十餘年的人。但是牠的美麗的羣山的面目，我祇在城中老虎墩上遙望到一片淡淡的青影。

離了故鄉是更沒有領略牠的美景的時機了。

今秋齊盧戰起，故鄉也成為兵爭的要區。蘭右鄉的蘭山，湖洑鎮的懸腳嶺，張渚鎮的念三灣，都被他們的皮鞋底踏遍了。

戰爭的結果：盧軍是暫時退却了，齊軍也暫時算奏了凱旋；在美麗的羣山中所餘下的，祇是些劫餘的老百姓在那裏重造自己的苦命。

——倘然能去看一下，倒是很大的一個閱歷啊！

上海報紙上的姦淫擄掠的兵災報告，引起了我的好奇的衝動。

但是金錢限制着我的自由，也祇得把自

己的希望勉強抑勒着。

出人意外的抑勒着的希望竟成了事實。

松江的陳君樞遺發起調查這次因齊盧交關而民間所受的損失。他的目的是想把現代軍閥的罪惡具體的揭發出來，使國人對於戰禍的慘況留下一永久的深刻的印象，因之而有澈底的廢除傭兵制度的覺悟。

陳君約孤軍社的同人担任調查。孤軍社又約沫若為調查報告的編輯。

調查是分路進行的，總編輯更要把各路都溜覽一下。我於是便也被邀入為宜興的調查員，因為沫若是不諳江南土語的，所以他約我做他的翻譯。

十二月一日從上海動身，同月的七日午後歸來，算首尾跑了一星期。

認識了故鄉的美麗的羣山，雖然祇是羣山的一小部份；憑吊了江南的新戰場，雖然祇路略聞見了一些梗概；一星期的生命總算不是完全白度的了。

途中也糊糊塗塗的生了些感觸，寫了些日記。回家以後，環境變了，便忘了途中的感觸。翻出日記來看，也東一句西一句的自己都莫名其妙。

一星期的見聞難道便是這樣嘿嘿的由他像朝霧一般消失？

不！不！這應得把他從遺忘的淵中釣出來。

釣出來！點着煤油燈，抱着銅腳爐，攥着原稿紙，執着秃尖筆，皺着眉，定着眼，夜以繼日的苦苦地用心把他釣出來。

遺忘的淵中記得是藏着不少珍寶。但苦苦地用心釣出來的只是一些破銅爛鐵，一些見不得什面的舊貨。

待不要吧。又算是曾苦苦地用心釣了的。

好在破銅爛鐵還有收舊貨的人在收，而且或許竟會夾着一二件可以把玩的古董。但是要買舊貨的主顧的眼力。想到有任什麼苦心而釣不着一層東西的時候，拙劣的

漁夫心中也暫時算是滿足了。

一九二五,一,五,於南湖

附記 簑船是一種走山的草鞋,是故鄉湖汶山中產物。

2, 出發之前

自從沫若把決定同往宜興調查一星期的話告訴我聽後，我立刻想起，我自己在出發之前，有兩件必要的事情待做：一件是幫沫若預備他家裏一星期間的食糧，一件是送我的母親回南翔。

沫若此次回滬後，在環龍路租了一間房子。他沒有雇用人，而且也不主張雇用人。他的夫人對於上海的情形是不熟悉的，因之上街買辦的職司，便由沫若一力擔任，有時我也去做他的幫辦。現在買辦幫辦通要走了，那麼這一星期間的沫若夫人，豈不要成了絕糧

於陳的孔二太爺。沫若在事前也曾慮及此，後來想起天氣已冷，不比夏天，糧草的貯藏是易於爲力的，心裏便也釋然了。不過明天既要走，一星期的糧草便要先預備起來。我既是幫辦，自然便有幫他預備的義務。一塊錢的火腿，一磁缸的紅燒肉，一大碗的炒醬，一大碗的熟豬油：這是我兩日前就替他預備的；但是太少！不夠！沫若自己便去買了一塊錢的乾粉絲，二條燻乾的魚，花生，胡桃……但是還不夠！而且鹽，醬油，都待買起來。我和沫若說不要忙！祇要有錢，一個早晨便可以統統辦好的。沫若說：好極！好極！便請你幫忙吧！於是這一個採辦軍糧的美差，不費吹灰之力被我輕輕的一手撈着了。

採辦祇是我的兼差。我另外還有一件正經的公事，便是送我的因兵災而遷居上海的母親回南翔——收拾家裏的殘物。

母親是九月五日出來的。出來的時候，混

事客車已停駛了。那時我們家中還有四個人：母親，五妹，六妹，我。

我起初是不預備逃避的。我以為此次兵事也和去年一樣，祇是一種虛張聲勢的謠言，母親是相信我的，因為我滿口說不要緊，便也坦然不以為意。我們買了一石米，一瓶醬油，一瓶清油；鹽，糖，火油都準備了一月用的；柴是纔上了不久，足可以燒到年底。我們是預備關門自度太平年的。

八月二十七日，我送大姊到丹陽；二十八日，送三弟到上海；大哥到天津，父親到宜興，都是我去送行。我在車站看見了堆積如山的箱籠，湧湧如潮的人客，和月臺對面的戎裝的野人——兵士，莫名其妙的也感着一種將有大禍到來的異常的興奮。在那時我也曾起過避往上海的念頭。但是我的自信畢竟太強，畢竟以為無須逃走；我心裏暗暗在好笑那些爭先恐後地擠上滿了座的客車的逃難人是太膽小，太自愛。啊啊！我在那時要是也會胆小一

些，肯自愛一些，現在就不致如此狼狽了！啊
啊！不中用的大胆！害人的自信！我要咒咀你
一千遍！

外面的風聲一日日的緊急起來，左右隣
居都遑遑然若不可終日。我家裏雖仍安居若
素，不過我的心裏漸漸的也不大自在起來。爲
了要覺得外面消息而定的一份申報，祇看了
兩天便不見送來。走到經理處去問時，經理處
早已關了門，據說也走了。滿街的人都遑遑然
的說：火車沒有了！黃渡已開火了！亂七糟八
的消息，令人心裏的不安漸漸變爲恐慌。走回
家裏，母親似乎也聽得了外面的惡耗，滿臉都
是憂愁，默默的坐在那裏。我也默默的坐了下來。
一種不可言演的慘怛在靜默中交流。

——蕊兒，真的不要緊嗎？

母親冲破壓人的靜默，猝然的問我。

啊啊！真的不要緊嗎！我怎樣回答我的母
親呢？該死的東西！你的自信呢？你是滿口說
不要緊的！你是嘲笑他人避難的！你是反對父

親的移居上海的計劃的！該死的東西！你還敢滿口的說不要緊嗎？……我因母親的問而想起未來的危險來：交通已斷絕了，兩個年幼的妹妹在家裏，母親又是經不起勞碌的，要是真的開起火來……啊！可怕！我不敢設想下去，我也沒有話回答母親，我祇是望着天井中的一角鉛青色的天，默默的怨恨自己，痛責自己。

——靈兒，真的要緊起來，我是不要緊的；祇要想法把兩個妹子送到上海去就算了。

做母親的總說自己是不要緊的，什麼事情總是先顧慮到子女——這就是母親的心了。但是做兒子的呢！？什麼事情總是懶；總是貪省力，總是把不可收拾的困難拖到家裏來。啊啊！母親真的不要緊嗎？！何況還有兩個妹子！於是我覺得要是真的有了意外，我的窮禍可闖得不小！但是要想法到上海，又是一件難事。層層的難題湧上心頭來，我真把我自己怨死了。

母親看出了我的爲難便也不再說什麼。兩個妹妹是始終默默的未曾開口，祇有恐怖的靜默伴着黃昏的暗黑緊緊的裹在四個恐慌的心靈的四周。

其後的二天，我打聽得另外有一條路可以經大場到上海。恰巧大姊也在上海寫了一個信來，說已經到了上海。其時街上的情形是一發混亂了。報既沒有，無根的謠言便像嘴裏的白痰，吐得滿街都是。我已把我從前的自信完全取消了。準備了而未用的柴米油鹽也顧不得了。我決定也要逃到上海。但是胆大的我在那時居然會特別膽小起來。我恐怕沿路或者有什麼危險，我一定要先去走一次纔能放心。四日的早晨，我惴惴的別了母親和妹妹，隨着一輛別人雇的小車出發了。

從南翔到大場是十八里，大場到上海又是十八里。我整走了一日，晚上五時回家。就在那晚，黃渡開火是證實了。在西街的人都往東街跑，據說西街上統是兵，要拉人，拉人去

抬傷兵，埋死屍。一個盤着辮子的酒糟鼻子的鄉下人，提着一隻竹籃，——籃裏有一只酒瓶，跑得滿臉通紅，氣喘喘的攔住一個正要往西的鄉下人說：

——阿林！儂（你）阿是要到西海（面）起（去）阿（嗎）？啊呀！快點轉起（去）罷！西海（面）滿街多是傷兵，四面拉寧（人），阿丟已經撥（被）係（他）得（們）拉得起（去）哉！寧（幸）區（虧）唔（我）奔得快。一根扁担阿（也）分（未）耐（拿）。

——阿真割（的）呢啥？！

——唔（我）作啥（爲甚）騙儂（你）！

阿林真的不敢往西走了。由西街來的人只是多起來，而且帶來了比人更多的無理的謠言。於是東街上的店都關了門，鄉下人紛紛的走到了市稍。

——南翔真的不可再留了，一定明天走吧。

我一面想，一面把乏透了的身體運到家